



Chines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llianc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Living in America*

# 美国故事

美国华人的亲身经历与成长见闻

HOLLYWOOD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 美国故事

---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文学社出品

封面设计: Sophie Y.

版面设计: 侯国强

© 2023 by Chines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llianc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7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 229mm x 152mm  
字数: 111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41599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3941599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54-1

## 距离是金

——对《美国故事》的推荐语

苏 炜

文题，似乎是对“沉默是金”、“吃亏是福”之类句式的戏仿，却是为着指说某种独特却容易被忽略的视界感受。大家都一定有过坐在万丈高空的航班舷窗边，俯瞰大地时那种眼光心智豁然大亮的经验感受。其实，那就是距离的奇迹——人类模仿大鸟鲲鹏的飞翔之梦之真实呈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距离带来的逍遥感，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正是“自由”的最高本义啊！距离不一样，高度就不一样，视界格局，自然就不一样了。

大鹏、航空造就的视界，是天宇大地的格局；到了太空中哈勃望远镜的视界（更别说更簇新先进的韦伯望远镜了），以光年计算的时间，以星系丈量的空间，那就是一种全星系全宇宙的视界格局了。处在哈勃望远镜的距离幅度，“26万5千个星系”是一个什么的“宇宙场”？那些由7491次曝光的照片合成的133亿年前的星系图像（距离宇宙起点——宇宙大爆炸的133亿年不远），为何会被行家称之为“哈勃遗产场”？“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时间空间，有限无限，过去未来，宏大渺小……在此，全都打通了，也消解了。

所以，太空哲学家弗兰克·怀特曾专门研究过众位宇航员的独特的太空感受。本来，这似乎是一种“上帝视角”，怀特称之为“总观感受”——“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地球时，你知道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吗？瞬间，你或会有一种以人为本的全球意识，一种对世界现状的强烈不满，和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冲动。离开地球来到月球，你会觉得国际政治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然而，为什么众多有幸翱翔于太空的宇航员，却大都避忌谈论自己在此“全景视界”下的直接感官感受呢？怀特的研究指出：因为那里面，更多的是一种与“英雄的宇航员”形象预期相反的负面情感和情绪。比如：国家、民族归属感的彻底失落、自我价值的莫名怀疑和人类将会自我毁灭的沮丧预期……这一切潜藏在美丽蓝色星球的遥望中产生的“负面的丑陋观感”，常常让宇航归来的“太空人”被巨大的悲伤感所笼罩，所以他们大都回避对“太空感受”的公开谈论。其实，在我看来，从文学的眼光（这也是怀特的观感），那样一种的“太空负面情绪”，正是一只青蛙跳出了井外再回看那小小的井口，所产生的全新心智与情绪；是一种对人类自我的有限性——对“虚无”与“渺小”的顿悟，“人若微尘，人生须臾，不过尔尔”。它不是消极，而是谦卑，是回到无知无明状态，重拾人对自然、对宇宙万物的敬畏之心。距离带来的全景效应，视野感受带来的旷达心量，人性与宇宙的大同体、大关怀、大悲悯才于焉产生了。

——以上种种，无论宏观微尘，乐观悲观，伟大渺小，正面负面……距离距离距离！距离创造的无垠美妙、复杂多面，这恰恰正是文学意义的“距离感”的含金量之所在啊。

于是，就可以回到本文推荐此书《美国故事》的“本体话题”了。

常听人们这么说：海外华文写作者，离开了母语的本土故乡，离开汉语最大的受众群体，距离，成为他们文学书写的最大的鸿沟、最大的硬伤。应该说，从个体和功利的角度，此说不无道理。然而，粗略浏览本书的篇什，你会发现，距离，既然是所有华语写作者的“标配”，却恰恰成了他们海外写作的先天优势和含金钥匙。说白了，任何类型的写作，无非就是主体（叙述者）对客体（描写对象）的距离的发现、距离的重构和距离的对抗。

就以本书的开篇两作——刘荒田的《于是，我们抵达》和陈九的《中文表达，我的异乡回眸》为例吧（哈，这两个题目，恰就成了拙题“距离是金”的最好注脚啊）。我个人非常熟悉的文学兄长刘荒田的散文，已是当今海内外散文随笔领域中一座众口称誉的高峰。他的那支可以随处挥洒、既上天入地又见微知著的健笔，是最典型的由距离造就又观察距离的奇迹。正是隔山隔洋、浮浮海外的距离，赋予了他个人生活和思域笔头的无垠自由和无穷想象。而自由的观看、自由的品评与自由言说，使他的笔下品出了异域世界、草根人生的生命百感和生活百味，造就出被王鼎钧先生称之为“散文中的巴尔扎克”的、在整个现代汉语书写画卷中都无可替代的非凡奇崛的景观。荒田兄这一篇《于是，我们抵达》是他散文作品中少见的长篇大制。由修房子和邻居话题引出，那个俄罗斯裔又含中国血统的两代伊凡的交往故事，天井另一边的雷姓业主和后来的住客凯奇的日常行止故事，再到隔壁越裔近邻或对街西班牙人店铺的过往来去，读来一若“小联合国”式的“浮世绘”，画面流转而意趣横生，呈现出一种完全是“非虚构小说”般的快感阅读质地。时空的幅度（老伊凡的“白俄”背景与哈尔滨、上海再到美国的流离生涯），生活的尺度（包括具体而微的租金数额变化），及其情感深度（结语“我感到这块土地的神圣”），在在可见其非凡分量，

都是从“距离”这个金库里陶炼出来的掷地有声的书写文字啊。

陈九近年的小说创作，则是海外华文尤其是美华文学中新崛起的一道奇丽景观。他的这篇《中文表达，我的异乡回眸》，同样是叙述美国日常生活感受的文字（从学英语到邻居交往），却干脆把自己在洋风洋水的海外之中文写作，称之为“第三只眼”，开宗明义称为“以第三者角度观察海内外文化现象”。这“第三只眼”，不正是本文的题旨所言的“距离之金”的别义么？再看看本书的其它篇目——《奇遇》（张惠雯）、《生命的游丝》（叶周）、《风城天珠》（二湘）、《移民美国到底为了啥》（李学）、《误机的教训》（山杉），还有——《约翰与约书亚》（野樵夫）、《独行新奥尔良》（虔谦）、《想家》（夫英）、《无花果——一个伊拉克女孩的美国故事》（袁铁坚）、《在感恩的日子里》（王伟）、《NY公司的合伙人》（王丹萍）、《就是这双手》（孙超）、《老金的黄金梦》（北奥）……等等等等（我没有全录，只是择“扣距离之题”而录之）。——此一篇一页，其一笔一墨，可不全都是“距离”之说，“距离”之果？！两洋之距，中西之距，我他之距，种族、肤色之距等等，距离带来的新见闻，新角度，新扭曲，新奇观（甚至也包括一切的负面经验和负面感受），如此这般，就是文学挥洒的舞台，就是奇迹奇观奇葩奇果生发的现场，就是文学之为文学、写作之为写作的“本体”之义啊！

走笔至此，忽然读到香港作家西西不久前谈“香港是写作的宝库”的一段话：“由于我们独特的文化背景、视角、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香港作家与其他作家不同，不可否认，这对华语世界是一种福音。”看来，对于华文写作，距离是福，距离是金，已经是不言而喻、铁板钉钉的了。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咫尺距离，尚且是“华语世界的一种福音”，我等置身于两洋之遥、星月之距而具“全景

视角”的笔墨写手，还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的笔头如翼如剑，生花造景，成歌成诗，创造出华文写作的全新的奇观呢？！

2023年5月5日于耶鲁澄斋

苏炜：1968-1978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中山大学中文学士，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研究助理，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定居美国。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项目负责人。著有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磨坊的故事》《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歌剧《铁汉金钉》《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古体诗词集《袞雪庐诗稿》等。

## 北美的诗歌季风

——《美国故事》诗歌篇序言

胡野秋

几年前，我和一位诗歌评论家聊起新诗创作，他告诉我一个独特的发现：国内的诗歌更加现代，写作上信马由缰，语词无所禁忌，乃至泥沙俱下，黑白难辨；而海外华文诗歌倒反而更加传统，这里的传统指的是新文化运动后白话诗的传统，并且海外诗歌更加纯粹、节制。

当时听了这段宏论，我除了表示好奇之外，并无深刻认识，因为阅读受限，极少能接触到海外华文诗歌。在那次谈话之后，也就逐渐淡忘了。

及至来了美国，读到了这本即将出版的《美国故事》中的诗歌篇，数年前的那次关于诗歌的谈话，瞬间电光火石般击中了我。细细阅读之下，发现它们确实与大洋彼岸的国内诗歌，有了明显的不同。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身处美国的诗人们，都在恪守着汉诗写作的优雅和经典，他们既不会使用色彩过于夸张的词汇，也不会让粗鄙的语言进入，而且在意境上更不会有令人咋舌的场景与象征。而近些年的国内诗坛，却层出不穷地被“梨花体”“浅浅诗”们的争议所淹没，各种“口水派”“撒娇派”“下半身”乃至“屎尿派”都已经让诗歌远离文学，成为各路人马攻击汉诗写作的武器，甚至有人据此断言“诗歌已死”。

因为这样的诗歌车祸现场见多了，诗也就逐渐读的少了。未曾想，

在远离中国大陆万里之遥的北美，还能读到干净、纯粹的汉语诗歌文本，这既让我惊喜也让我惊讶。

《美国故事·诗歌篇》收入了8位诗人的29首诗，这些诗歌在写作题材、技巧上各有千秋，但至少都符合上述总结的海外汉诗的整体写作特征与风貌。

八位诗人中，我唯一熟悉的是蓝鸟兄，对他的诗歌与为人一直心存敬重。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崛起”的时代起，一直致力于新诗写作，他与北岛、多多、顾城等一批朦胧诗的探索者，共同找到了白话诗新的表现方法，让诗歌重新回到了文学的金字塔尖。他们在诗歌中找到了艺术的回归、人性的回归、自我的回归，并且让中国诗歌从一个封闭的黑匣子中冲出，与外部世界接轨，进而发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呼声，并鲜明亮出“现代主义”的旗帜。蓝鸟兄以及他同时代的先锋诗人们，让文学青年们对诗歌的阅读口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在那个文学的黄金年代，诗人在大众眼中的地位实在比当下的明星们还要高得多，相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蓝鸟兄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没有放下他的诗笔，年复一年地做着这样一件奢侈的事情，执着地写了一首又一首高质量的诗。他的才情与多产，常常让我钦佩不已。而他当年的诗友北岛现在基本上只写散文，多多也转而画油画去了，顾城连人都已经不在。蓝鸟兄几乎是他们同代人中硕果仅存的一生写诗的诗人。

这本书选录了蓝鸟兄的7首诗，每首都有着鲜明的“蓝氏风格”：温暖、深沉的行吟诗人。他的《下一首诗》，表面是在写诗，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他的心路历程，在“你问我/下一首诗写什么”的不断追问下，抽丝剥茧地层层剥开，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心底里深埋着的火山，当然也能看得出那份追逐的艰难，直到最后才读到他坚守的

意义：“待到心里的冰块溶化，寒山/长出新发，瘦水日渐丰满时/我将携手并不雪白的冬天/在寒冬与暖春的交界处/埋葬又黑又瘦的孤独和冷。”好的诗歌，总是能给人一丝悲悯，以及悲悯之后的温情和柔软，相信读者从这首诗里便能读到。

他的《你约我见个面》《遇见》《致你》可以视为广义的情诗，其实在每一位诗人的心里，都会存着一位恋人，也许是现实的，也许是虚拟的，假如没有心中的那个虚虚实实的恋人，诗歌是写不下去的。蓝鸟兄笔下的恋人，有不同的风姿，有的“是初冬的一簇雪绒/又似盛夏的一朵栀子花”，有的“镶在晚春的冷清中”，有的“像风晃动窗下的风铃”，还有的如“穿透梵高宝蓝色背景的向日葵”“南极那尊透明的冰雕”，蓝鸟兄发挥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自己的恋人笼罩上一层层目晕神迷的光环。我尊蓝鸟为兄长，他虽年长我许多，却仍旧保有一份近乎童真的赤子之心，对文字敏感，写作纯粹而节制，亦不乏清纯和浪漫。

此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方青的《秦淮河断想》，也许因为我生在离南京不远的城市，所以对这座六朝古都带来的隐喻颇能共情，开篇即能打动我，“秦淮河，载不动六朝/许多君王的荣辱兴衰/南朝旧事，如青楼的琴箫夜曲/须臾飘散在桃叶渡口”，寥寥几句，道尽秦淮河的沧桑。而纷至沓来的“孔圣人/高踞夫子庙神台/一卷论语，天下在此开合”“乌衣巷，再也见不到乌衣/而朱雀桥头的野花/却年年开成醒世的格言”“只可恨对岸卖唱的歌女/轻轻唱倒了朝廷/只用小小一首，后庭之花”，则让我们在古都的背后读出王朝兴替的轮回，并开启也许无法终结的反思。方青先生擅长于让自己的诗歌融入在地现场，《格洛斯特望夫石》《阿美利加，那一片炫目的阳光》，都带我们从陌生的异域找到隐藏在石头缝里的诗情。

在另几位诗人中，我还能看到他们出色的叙事能力。达文的《夜



校的湘妹子》，已经让诗歌里的人物具象化，短短几行诗，便让一位心直口快、泼辣爽朗的湘妹子跳出纸面，这让人想到笔记小说里的快嘴李翠莲。

云中雀的《原乡人》则更加惜墨如金，九行诗便呈现出一幅令人泪目的场景。诗人显然深谙国画留白的奥秘，以小见大，却让人脑补出空白处的故事，这是一种几已失传的中国诗歌的传统。他的《关于一本诗集》《雪花静静落下来》，都具有浓郁的叙事性，都是“有故事”的诗歌。这在叙事诗日益边缘化的当下，是一份可贵的坚持。

何盈的《Fishy Cheung——张晓鱼》是一个独特的文本，诗人的触角伸入到两条鱼的世界。从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在诗歌领域，人与物是不分的，所有的生命都可以随时互换，但是更多的诗人还是把笔墨留给了同类。直接拟人化地写生物，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多见。读完这首诗，我想几乎所有读者都想认识一下这条名叫“张晓鱼”的鱼。两千多年前，庄子创造了“庄周梦蝶”的神话，这种物我两忘的文学境界有人在传承，令人欣慰。

田晓风的诗歌能带给人清晰的画面感，《无雨的深秋》完全像一幅水彩画，“云若有若无 / 太阳已经落山”，一副静美的具有透明感的水彩画，在这幅画里的那个乞丐也因此具有了某种神性。

潘莉应该是个富有烟火气的女性，她的温婉、随性在她的诗句里毫不掩饰地弥散开来，光看诗题便可了然，《宅家雨天》《宅家组诗》《韦尔谷行》，“数数院子里初长的玫瑰 / 这样的日子也很好”“她和大黄狗格瑞丝， / 跟在我后面， / 我到哪里，她们到那里。”平实的句子里，有种居家的踏实感，这样的女性，会让家人和朋友都感到稳稳的小确幸。

只有一位诗人写旧体诗，这就是海哲。他用古老的文字写美国生活，其中的难度异于常人。我也不时尝试写一点旧体诗，最难处

理的就是现代名词，弄不好就不伦不类，但他用“酪梨”代替“牛油果”，非常贴切而精妙。在当代汉语急剧变化的情境下，能够坚守用格律诗来戴着镣铐跳舞，是需要勇气的。

读完《美国故事·诗歌篇》，不禁思索，为何远离母语环境却反而更能坚持传统书写？原因也许复杂而多面，但我想，有一点可能是最大成因，他们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下，处在母语与外语的夹击中，他们会自觉地强化自己写作语言的主体性，下意识地捍卫自己原有的语言疆域，在这种与外语的潜在抗衡中守卫着自己的文字领地。而身处汉语源头的国内，反倒拼命吸收各种外来的语词，更何况来自乡野街肆的俚语俗语，于是国内的趋向于“杂”，海外的趋向于“纯”，便成为向不同方向流动的语言潮汐。

当然，我并不担心这两股潮汐会渐行渐远，只要是流水，便终会泾渭相融、百川归流。在诗歌的天地里，只要还在用华夏方块字耕耘，种出的文学之花便注定是璀璨的，而且各有各的璀璨。

这本书便是明证。

2023年5月21日写于西雅图

胡野秋：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首席嘉宾。出版专著有《深圳传》《胡腔野调》《冒犯文化》《闲人，书生活》《六零派文学对话录》；编剧作品有电影《夜行动物》《出轨危情》，电视剧《大清国师》；导演电影故事片《爱不可及》、纪录片《触摸》等。

## 散文、小说篇

### 评委作品

- |        |             |     |
|--------|-------------|-----|
| 1. 刘荒田 | 于是，我们抵达     | 005 |
| 2. 陈九  | 中文表达，我的异乡回眸 | 015 |

### 约稿作品

- |        |         |     |
|--------|---------|-----|
| 3. 苏炜  | 秋赋二章    | 024 |
| 4. 张慧雯 | 奇遇      | 031 |
| 5. 叶周  | 生命的游丝   | 047 |
| 6. 二湘  | 风城天珠    | 055 |
| 7. 王士跃 | 野火肆虐的年代 | 068 |
| 8. 陶征  | 永远的红    | 079 |

### 编委作品

- |        |          |     |
|--------|----------|-----|
| 9. 李学  | 移民美国为了啥？ | 087 |
| 10. 山杉 | 误机的教训    | 095 |
| 11. 邱明 | 植牙       | 103 |

- |        |       |     |
|--------|-------|-----|
| 12. 孙超 | 就是这双手 | 112 |
|--------|-------|-----|

### 获奖作品

- |         |                |     |
|---------|----------------|-----|
| 13. 张敏芝 | 剪头发            | 117 |
| 14. 野樵夫 | 约翰与约书亚         | 122 |
| 15. 虔谦  | 独行奥尔良          | 128 |
| 16. 夫英  | 想家             | 134 |
| 17. 袁铁坚 | 无花果            |     |
|         | ——一个伊拉克女孩的美国故事 | 143 |
| 18. 王伟  | 在感恩的日子里        | 150 |
| 19. 王丹萍 | NY公司的合伙人       | 160 |

### 文友投稿

- |         |            |     |
|---------|------------|-----|
| 20. 北奥  | 老金的黄金梦     | 168 |
| 21. 孟瑞媛 | 尺寸间的大千世界   | 178 |
| 22. 王玲  | 淡淡的亦是浓浓的情谊 | 182 |

## 诗歌篇

### 编委作品

23. 蓝 鸟	下一首诗	192
	你约我见个面	194
	遇见	196
	致你	198
	致小酌怡情者	199
	六宫粉黛无颜色	201
	纠缠	204

### 获奖作品

24. 云中雀	原乡人	207
	关于一本诗集	208
	雪花静静落下来	210
	我的祖国	211
25. 达 文	夜校的湘妹子	214
	纹路	215
	风铃	220
	美利坚之冬	221

26. 方 青	格洛斯特的望夫石	223
	阿美利加，那一片炫目的阳光	226
	秦淮河断想	228

27. 潘 莉	宅家雨天	231
	宅家组诗	233
	韦尔谷行	235

28. 何 盈	Fishy Cheung——张晓鱼	238
	感动	240
	螺	241

### 文友投稿

29. 田晓风	无雨的深秋	245
	诗很苍白	247

30. 海 哲	五古·冬日杂兴之宅翁乐	251
	五古·初夏漂流科恩河谷	252
	七律·机票	253





# 散文 小说



# 评委作品



刘荒田

籍贯广东台山，1980年移居美国。《读者》杂志签约作家，为2017和2018年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

著有四本诗集。2009年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颁发“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山东文学》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并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21年，《读者》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推出的“签约作家丛书”收入作者自选集《找到“对的”自己》。

## 于是，我们抵达



前些日子，“老房子”的贴邻凯奇给我的手机发来一段视频。她拍下她家房子和我们的老房子之间的天井，正逢雨天，两个屋顶的积水从排水管向外倾泻，水花四溅，成了小小池塘。

所谓老房子，是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购置的。二十年前我们买下另一栋，这一栋出租。疫情开始之前，趁空置，请建筑公司彻底翻修，然后，女儿一家入住。她一家四口周末才来。为此，前几天我找专业人士勘查，结论是屋顶的排水管直径太小，堵塞了，需要换上大的。今天是星期二，我从住处过去，等候专业师傅上门。

来得早，站在门口打开手机的“突发新闻”客户端。没有新闻才是好日子。满屏的坏消息，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席卷北美，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0万。小小的旧金山市区，80多万人口，每天一两千人染疫。

两年多了，疫情把人们的神经整麻木了。关掉屏幕，看街景。两个街区以外的金門公园，绿树的顶端连片，粘连电线，似黛色云。脚下的车道旁，一丛艳黄色叫我一惊，原来是醉浆草，它们当令的季节到了。在这里，我、妻子、儿子和女儿住过13年，那是拖家拉

口的中年。

心里正数着从前的邻居。靠北边的贴邻，一辆破旧的卡车驶进车库前的车道，引擎熄火，一条汉子从驾驶室下来。他和我都戴着口罩。我迟疑，不敢打招呼。

对方扬了扬拿车钥匙的右手，对我说：“喂，不认识啦？”说完，把口罩拉下，露出一张胡子浓密的大脸盘。

“是你，太好了！”两个男人走近，行了流行的“碰肘礼”，拉开距离。他是小伊凡，粗算快60了。青年时壮实，如今身躯横向发展，成为胖子，好在肚皮没过分突出。一望而知是俄罗斯裔，但不会说俄语。

“我的妈，多少年没见面了！”我感叹。

“可不是，你们搬走以后，我也不住这里，前年才搬回来。”

“还干电焊吗？”

“不干它干什么？最近厂里没订单，失业了，打打零工。”

我竭力回想二十年前所见的伊凡一家。第一个想起的是老伊凡——他的老爸。老小伊凡的身板成了有趣的对照，老的瘦高，刀削似的脸和肩胛骨。小的可只继承老妈的基因，中等身高，偏胖。

“你爸该过百岁了……”我不是问他，而是在心算。

“是啊，要是不走的话。”

“什么时候去世的？”

“五年前，98岁。”伊凡语气平淡。仿佛说的是人行道上走过的陌生人。

“知道吗？你爸算三分之一中国人。”

“当然，他在中国东北住过。”伊凡说，“他前半生的故事，我听妈说过。”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人，逃过一命就很简单。”

伊凡默然，仿佛被勾起心事。我抬头看云。

“终于，抵达这里。”伊凡神情凝重，说了这一句。

师傅驾着小皮卡到了，在门前停下。我和师傅接头前，对伊凡说：“我也一样，抵达这里了。”

我开门，让提着工具箱的师傅上楼。打开朝向天井的窗子。师傅从窗口爬出，开始工作。我问他需要我帮忙吗？他说不用。我下楼，打算和伊凡继续聊聊。伊凡已离开。真巧，一个小伙子走向伊凡的屋子，他长相俊朗，身体修长，二十多岁，我断定他是伊凡的儿子。上一次看到，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被妈妈抱着。我一问，果然是。早已从大学毕业，在硅谷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因疫情在家里上班。他进门去。

我把门和铁闸关上，在街上溜达。想起东晋的大司马恒温，以柳树的飘零自况，叹“树犹如此”，我没有那么颓唐，伊凡所强调的“抵达这里”倒触发许多联想。

二

又想到老伊凡——伊凡的父亲。我搬家前的忘年交。和他认识带一点戏剧性。

休息日，我在家。从面东的窗口看，伊凡家的外墙上，搭了脚手架。这脚手架相当精巧，不是整套租来的金属管，更不是梯子，而是用电动螺丝批往一块块木枋旋进螺丝，一层层地加上去的。我在桌前落座，脚手架上传来声音，有人哼小调，旋律有点耳熟，好一阵才省起是俄罗斯民歌《磨坊的姑娘》。叫我惊讶的是，爬在上面的工人，

马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白发如此触目，该过八十了。距离太近，受螺丝批的嗡嗡声干扰，无法集中注意力，又不好意思让他停手，干脆离开电脑。

“哈罗，干得怎么样？”我从窗子探出头。

“很好。”他没有转脸向我，可见早就知道我在旁。

我自我介绍。他自称老伊凡。我说，小伊凡我早就熟悉，怎么从前没看到你？

哈哈，我才是主人，让给小子住。最近来这里度假。这家伙太懒，我看过眼，你看。他指了指窗框剥落的油漆。不把缝隙补好，下雨天，水往里钻就发霉。

我问，你不是为这个搭脚手架吧？言下之意是小题大做。

他说，才不，要把这面墙壁的旧漆铲去，重新补灰泥，再上两层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在窗口，他在脚手架上，常常聊天。他有口不停、手也不停的天赋。我好几次泡了咖啡，给他送上，他喜欢得不得了。

“我是三分之一中国人。”外貌保留俄罗斯族裔所有特征的老头子，这一宣告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宁可放弃业已打好腹稿的狗屁文章，也要从他嘴里掏出故事。他的英语带浓重的俄国口音，但好懂，因为没有生僻词汇。移民差不多都这样。

“我1914年出生（我想：比我爷爷年轻14岁，这一年老伊凡83岁，身手还这么厉害！）被佣人抱着，随父母从莫斯科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因为当工程师的爸爸被调到中东铁路。3岁那年，十月革命爆发，成千上万的“白俄”流亡，哈尔滨的三分之一人口是俄国人。苏维埃政权接管铁路以后，我父亲留任。我在白俄开的学校上学，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中学毕业后，在舅父开的农场打工。那时候，我的东北话可顺溜了。